

从维熙◎著

一本书读懂从维熙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王蒙·总序
路标石丛书

以真为魂，以史为镜，站在历史的高度剖析生活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从维熙自选集

《河静无声》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到《北国草》，融合历史之惊心动魄与时代之风云变幻，记录苦难，刻画生死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从维熙自选集

从维熙◎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维熙自选集 / 从维熙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9.1
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4261-5

I. ①从… II. ①从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34743号

从维熙自选集

CONGWEIXI ZIXUANJI

出品人 杨政
著者 从维熙
责任编辑 杨永龙 李晓娟
封面图片 视觉中国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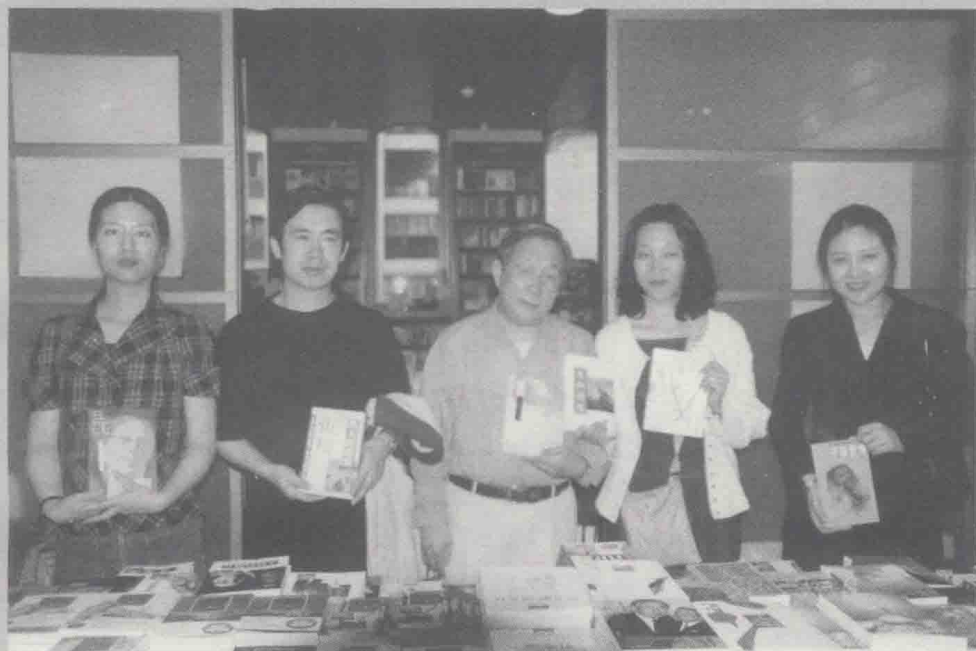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38.75
字 数 634千字
定 价 5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4261-5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1998 年大陆作家访台时，在台北书店，几个作家各自举着自己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著作。左起：王安忆、张炜、从维熙、陈丹燕、池莉



去医院探访作家孙犁



1982 年秋天，与友人聚集一堂。右起：王蒙、从维熙、谌容、葛翠琳、刘绍棠、李滨声、浩然、邓友梅、林斤澜、邵燕祥



1991 年初，与二十多位文友欢聚于书斋。此图为畅饮时的合影。右起：李国文、王蒙、莫言、从维熙、张抗抗



重返文坛后，在全国文代会上见到笔者崇敬的巴金（前排居中者），并聆听巴老教诲。右起：巴金女儿李小林、从维熙、谢永旺、关木琴、吴泰昌



青年时代的从维熙。当时 22 岁



与老诗人——《黄河大合唱》词作者光未然（张光年）



1993年6月，在夏衍家中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褶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”。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薮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稀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“绝门暗器”，不喜欢触手可及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时而晒一晒，

静一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震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伟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无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清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。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，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自序

从维熙

天地出版社选编我的文集时，遴选了我的长篇小说《北国草》，中篇小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，以及部分散文篇章，出版社的编辑是有眼光的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我个人的人生旅程的双重因素；因而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都演绎着中国历史和我个人的感悟。

《北国草》是描写北京的年轻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奔赴北大荒去开垦荒地的故事。当时我是北京日报记者，两次踏冰卧雪与他们同往祖国边陲开荒。但该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，实因我于1957年后，失去了拿笔杆的权利。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，我由“鬼”还原成人之后，小说才在《收获》分两期刊载，并获得了北京市长篇小说一等奖；之后，《中学生》杂志在全国进行优秀作品评比，《北国草》竟然获得了33万多张选票，成为了当时文苑中的一朵奇葩。2009年，《北国草》被纳入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优秀长篇小说文库。

至于中篇小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，也都问世于改革开放初期。因为前者是描写“文革”时期监狱生活的作品，因而小说在《收获》刊出后，赞美与讨伐之声皆有。因此作是巴金拍板刊发的，因而巴老与我一起承担了对小说的声讨。但是因赞美之声远远超过谴责之声，当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评奖时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此部小说荣获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刊登于当时的《人民文学》上，让我意想不到的，此部中篇问世后，批评与赞赏之声再次同时出现。胡乔木派他的秘书连续给我送来三封书信，对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。我个人并不认为这部小说是花中奇葩，除了在复乔木同志信中言明自识之外，还向批评该小说的评论家表达了我内心的谢意。

纪实散文部分，虽然在篇幅上小于小说，但其内容纳天地间悲欢于笔端，

览人间万象于视野。文中有探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地的《绿为媒》，有写我母亲苦难一生的《母亲的“马拉松”》，还有几篇写文坛前辈伯乐的悼文。

序文忌长，就此停笔——愿倾听到读者的回声。

2018年4月25日于书斋

目 录

长篇小说 1

北国草 / 3

中篇小说 379

雪落黄河静无声 / 381

大墙下的红玉兰 / 449

散文随笔 501

巴黎朝圣 / 503

重访白洋淀 / 510

火把节之夜 / 512

最初的冬季 / 516

荷香深处祭孙犁 / 532

雨中四季 / 539

阿里山看云 / 547

国门风景 / 550

山的图腾 / 554

梦幻阿尔山 / 557

上海往事	/ 560
少年时，不懂爱情	/ 563
一曲琵琶醉了秋	/ 566
文学百年悲与欢	/ 568
母亲的“马拉松”	/ 570
绿为媒	/ 590
贵妃之谜	/ 600
底层情缘	/ 604

附 录

从维熙主要作品出版年表	/ 607
-------------	-------

长篇小说

北国草

卷头语

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，有着十分坎坷的历程。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，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。我这样写，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，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，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，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，和全国第一支拓荒者的队伍——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，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，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，同在一间茅屋里的大炕上滚。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，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。为此，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，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，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。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，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，人所共知的那场1957年的政治旋风，卷走了我手中的笔……

在漫长的改造生涯中，最初，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。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，甚至在梦中，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——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。我再次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把那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，以了却我的夙愿。可是怎么写呢？当时正处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，我和我的许多“同类”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，干着盖疗养院的“赎罪”劳动：白天，抡着铁锤开山破石；晚上，还要挑灯夜战到更深。一天的劳动之后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一般，哪儿还有提笔写作的精力呢？！即便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，手也难以伸出被窝。因为我们住的帐篷在严冬时节不生炉火，因而无法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。没有办法，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，返回京城休息时昼夜进行笔耕。

虽然，这对于自己是过于严酷了，但思想沉湎于北大荒的沃土之中，倒也是苦中有乐。

小说初稿的进展是神速的。我把它命名为《第一片黑土》。按说，我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同时代人开拓北大荒的小说，虽然说不上是积极表现，也绝非一种“反改造”的行为吧！但是在1959年反“右倾”运动开始之后，因为我向党“交心”时谈及了对反“右派”及“大跃进”的真实看法，于是我写这部充满献身精神的小说，亦被视为反党的行为，写进了送我去劳动教养的“结论”之中。机关保卫部门对我进行了查抄。几年后，劳改单位将这部长篇手稿退还给我，上面虽然批注着“小说没发现问题”的字样，但结论却不能更改——我为写它负荆戴冠，因而这部小说的分娩是带着时代的血痕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小说手稿是退给我了，这对于身陷囹圄的我来说，是个莫大的安慰。我借着劳改队休假之际，把手稿带到家中叮嘱我母亲：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不要，千万不能把这部二十七万字的稿子给丢掉。到了“史无前例”——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年代，我的这部手稿到底还是和我的藏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，飞上了九天……

惋惜是没有一点用处的。当1979年党召回她蒙冤的儿女后，我当即恢复了重写这部长篇的力量。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，国家百废待兴，迫于革命良知，我暂时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设想放下，投入了“反思文学”的创作。在写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《泥泞》等中篇小说的同时，我开始了《北国草》的重新构思。因为时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，重写50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说，既有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问题，又有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合的问题。当初，杨华、徐世华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四十八万亩土地、每年上缴国家七八千万斤粮食的宝地；小伙子杨华从一个垦荒队队长，已经变成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；姑娘徐世华，经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炼，已经成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。我该用多大的篇幅，才能把这些生活的巨变描绘出来呢？这时，当年的垦荒队队员——现在的机械修理能手杜启发，从北大荒来北京探亲，特意来家里看望我。他建议我着重描写他们初到北大荒时的创业艰辛，刻画出20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。他的话对我很有启迪，我决定把作品的立脚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，把视线的焦点对准20世纪50年代，力求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感，又具有新时期的特色——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我是写给当代青